

浪漫的與古典的

實秋自署

1003644

浪漫的與古典的

實秋自署

RAT 59/14



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  
一九二八年三月再版

實價五角五分

版權  
所有

著者 梁實秋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

望平街一六二號

新月書店

## 序言

這是我三年來關於文學批評方面作的文章的選集。我沒有用心作的文字，都不曾選在這裏。這集裏的九篇文章，除了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外，都曾經發表過。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詩與圖畫，與自然同化，喀賴爾的文學批評觀，文學批評辯，都在北京晨報副鐫發表過；戲劇藝術辯正載在留美學生季刊，後經晨報副鐫劇刊轉載；亞里士多德以後之希臘文學批評與西塞羅之文學批評都在國立東南大學之東南論衡上發表過，後一篇又經晨報副鐫轉載。我這幾篇文章，並沒有什麼相互的系統，就題材方面論，却不會超出「浪漫的與古典的」範圍以外，在主張上我也曾努力求其能一貫。

我藉這個機會要特別表示敬意與謝忱的，是哈佛大學法國文學教授白璧德先生(Prof. Irving Babbitt)，我若不從他研究西洋文學批評，恐怕永遠不會寫出這樣的幾篇文章。我的朋友瞿菊農先生和我同在哈佛讀書時，給我許多有益的鼓勵與批評，我也很感念的。龔業雅女士，我的妹妹繡玉，繡琴，和我的妻季淑，她們替我抄錄一遍，我很感謝她們。最後，新月書店的余上沅先生替我把這本書印行，聞一多先生又給我畫這樣一張好看的封面，我對他們也有無限的謝意。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上海

# 目錄

|                |     |
|----------------|-----|
| 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 一   |
| 戲劇藝術辯正         | 四一  |
| 詩與圖畫           | 六七  |
| 與自然同化          | 七三  |
| 喀賴爾的文學批評觀      | 八三  |
|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       | 九一  |
| 亞里士多德以後之希臘文學批評 | 一三三 |
| 西塞羅的文學批評       | 一五七 |
| 文學批評辯          | 一六三 |

## 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現代中國文學』係指我們通常所謂的『新文學』而言。『浪漫的』係指西洋文學的『浪漫主義』而言。我這篇文章的主旨即在說明『新文學運動』的幾個特點，以證明這全運動之趨向於『浪漫主義』。

這個工作有兩層困難：（一）新文學現在還在很幼稚的時代，一切的文學藝術還正在試驗之中，恐怕還談不到什麼確定的主義。（二）文學裏究竟有沒有主義可談，在現今中國還有人懷疑。有人以為文學裏的『呸死木死』是批評家憑空捏造出來硬派給文學作家的一種標幟，所以與文學的本質漠不相關，所以只要你一談文學裏的主義，立刻就有人說你是庸人自擾。但我們若悉心的研究西洋文學批評的原理，再

審慎的觀察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內容，就覺得這兩種困難不是不可超越的。我現在不講中國文學的浪漫主義，因為現在還在醞釀時期，在這運動裏面的人自己還在莫名其妙。冷靜的批評者或可考察這全運動的來踪去跡。所以我只講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至於文學裏究竟有沒有主義可談，這個問題是狠幼稚，但這個問題的解答却很複雜。對於此點本文暫不詳論，但我須說明我的地位。我的批評方法是認定文學裏有兩個主要的類別，一是古典的，一是浪漫的。當然這種分類法不是我的獨創，我只是隨着西洋文學批評的正統。（這個方法可否施之於現代中國文學，留待下文細說。）據我自己研究的結果，我覺得浪漫主義的定義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無益的。我們心裏明白什麼是浪漫主義，並且在本文裏我就要說明現代中國文學所含有的浪漫成分。這篇文章終了的時候，浪漫主義是什麼的問題，可以不解



而解了。

(一) 外國的影響。

我曾說，文學並無新舊可分，只有中外可辨。舊文學即是本國特有的文學，新文學即是受外國影響後的文學。我先要說明，凡是極端的承受外國影響，即是浪漫主義的一個特徵。

浪漫主義者所最企求者即『新穎』，『奇異』。但一國之文學，或全部之文化，苟歷年過久，必定漸趨於陳腐。一國鼎盛的時候，人才輩出，創作發達，但盛極必衰，往往傳統的精神就陷於矯揉造作，藝術的精神淪為習慣的模倣。這在希臘的亞里山大時代，羅馬的黃金時代以後，以及英法十八世紀之前半，莫不如是。而浪漫主義者實難堪此。他們要求自由，活動，和新奇。國內的文學因傳統的關係，層層桎梏，浪漫主義者的解脫之道，即在打破現狀。打破現狀的方法不外兩種，

一是返古，一是引入外國勢力。而後一個方法在實際上比較的尤其容易。外國文學的根本精神總是新穎的，否則便不成爲外國的文學。外國影響一經傳入，即如推殘拉朽，勢莫能禦，不管是好的影響壞的影響必將一視同仁的兼收並納，結果是弄得漫無秩序，一團糟，但在這一團糟裏面却是有生氣勃勃的一股精神。這一團糟的精神不會持久的，日久氣衰，仍回復於穩固的基礎之上。但浪漫主義者在那一團糟的時期裏面，享樂最多。他們最喜歡的就是那蓬蓬勃勃的氣象，不守紀律的自由活動。所以浪漫主義者就無限制的歡迎外國影響。

福祿特爾說：『文學即如爐中的火一樣，我們從鄰居借火把自己的點燃，然後再轉借給別人，以致爲大家所共有』。這是妙譬。實際的情形並沒有這樣的和諧。斯達耳夫人說：『一個人生成的法國的頭腦，而是德國的心腸，必致演成悲劇』。這樣的悲劇，在在皆是，我們不

必舉別人，只看斯達耳夫人自己的祖師盧梭便是榜樣。我並不一概的反對外國影響。實在講，外國影響之來是不可抵禦的，因為外國影響未入之先，必其本國文學有令人可乘之機。況且，外國影響的本身也未必盡屬不善。不過，承受外國影響，須要有選擇的，然後才能得到外國影響的好處。這一點是一般浪漫主義者所不暇計的。我們且進而考察現代中國文學的外國影響。

凡是文學上的重大的變動，起初必定是文字問題。例如但丁之用意大利文，巢塞之用英語，笛伯雷之擁護法文，華資涅斯之攻擊詩藻，這些人在文學史上都是劃分時代的大家，他們着手處却均在文字。我們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也是如此，其初步即為白話文運動。白話行文，並不是自近年始，最淺顯的例如水滸西遊記等書早已採用白話；而白話文運動，絕非僅是因襲水滸西遊記之前例，實乃表示一種有意識的

反抗古文。這種文字上的反抗，其主因固由於古文過趨於繁難，過於人爲的，但其反抗醞釀已久，何以到最近纔行爆發？這爆發的導火綫究竟是什麼？我以為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綫即是外國的影響。近年倡導白話文的幾個人差不多全是在外國留學的幾個學生，他們與外國語言文字的接觸比較的多些，深覺外國的語言與文字中間的差別不若中國言語文字那樣的懸殊。同時外國也正在一個文學革新的時代，例如在美國英國有一部分詩家聯合起來，號爲『影像主義者』，羅威爾女士佛萊琪兒等屬之，這一派唯一的特點，即在不用陳腐文字，不表現陳腐思想。我想，這一派十年前在美國聲勢最勝的時候，我們中國留美的學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響。試細按影像主義者的宣言，列有六條戒條，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幾乎條條都與我們中國倡導白話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話文運動是由外國影響而起。隨

着白話文運動以俱來的便是新式標點，新式標點完全是模倣外國，也可爲旁證。

白話文運動的根本原理，並無可非議。文字是文學的工具，這外國影響足使中國文學改換一個新工具，就大體看來對於中國文學是有益無害的。不過白話既經倡導之後，似乎發生一種流行的誤解，以爲凡是俗言俚語，皆可入文。其實外國的文學所用的文字，也並非如此。在外國從沒聽說過『言文一致』的話，外國言文相差不及中國之甚罷了。但浪漫主義者的特性即是任性，他們把外國以日常語言作文的思想傳到中國，只從反面的效用着眼，用以攻擊古文文體，而不從正面努力，以建設文學的文字的標準。他們並且變本加厲，真真要做到『言文一致』的地步，以文學遷就語言，不以文字適應文學，這是浪漫主義者倡導白話文的結果。

講到「語體文之歐化」則更足表明外國影響之劇烈。以白話爲文，不過是在方法上借鏡於外國，歐化文體則是更進一步，欲以歐式的白話代替中國式的白話。這個新穎的主張無異於聲明不但中國文體不適於今日，即中國的語體亦不適於中國。至於以羅馬字母代漢字的主張，則是更趨極端，意欲取消中國文字而後快，我只能看做是浪漫主義者的一齣『噩夢』。

新詩的發生，在文字方面講，是白話文運動的一部分。但新詩之所謂新者，不僅在文字方面，即形體上藝術上亦與舊詩有不同處。我又要說，詩並無新舊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們所謂新詩就是外國式的詩。試取近年來的新詩以觀，在體裁方面一反『絕句』『律詩』『排韻』等舊詩體裁，所謂新的體裁者亦不是『古詩』『樂府』，而是『十行體』，『排句體』，『頌讚體』，『集塞體』，『斯賓塞體』，

『三行連鎖體』，大多數採用的『自由詩體』。寫法則分段分行，有一行一讀，亦有兩行一讀。這是在新詩的體裁方面很明顯的露出外國的影響。在藝術上講則近來也日趨於洋化。某人是模倣哈爾地，某人是得力於吉柏齡，某人是私淑太戈爾，只須按圖索驥，可以百不一爽。有些新詩還嵌滿了一些委娜斯阿波羅，則其爲舶來品更無疑義。

西洋小說流入中國是在很早的時候，但在中國文學上發生影響則是比較的近年的事。『短篇小說』的體裁在新文學運動裏要算是很出色的一幕。單就體裁而論，短篇小說我們中國古已有之，有人遠引莊子裏的故事，有人近舉聊齋，以爲前例。殊不知新文學裏的短篇小說，絕不是我們中國文學的正統，絕不是聊齋的文學習慣之繼續。試就近年來報章雜誌裏的短篇小說而觀，我們可以約略的看出那一篇是模倣莫白桑，那一篇是模倣柴霍甫。至於模倣施耐庵曹雪芹則是鳳毛麟角絕

無僅有的了。若是有人模倣蒲留仙，必將遭時人的痛罵，斥爲濫調，詆爲『某生體』。蓋據浪漫主義者的眼光看來，凡是模倣本國的古典則爲模倣，爲陳腐；凡是模倣外國作品，則爲新穎，爲創造。例如中國章回體長篇小說，在藝術上講本無可非議，即在外國小說也有類似的體裁，而所謂新文學運動者必攢斥不遺餘力，以爲『話說』『且聽下回分解』『正是』是絕對的可笑。處處都表示出浪漫主義者之一方面全部推翻中國文學的正統，一方面全部的承受外國的影響。

中國戲劇本是我們中國所特有的一種藝術。西洋的『奧普拉』，據辜湯生的定義，就是『連唱帶倣』。那麼中國戲劇似與『奧普拉』相近。新文學運動以還，許多外國劇本都被紹介給中國來。這些劇本在中國文學上發生影響的不是莎士比亞，不是毛里哀，更不是莎孚克里斯，而是蕭伯納，是易卜生，是阿尼爾。現今的時代是一個浪漫的時



代，中國文學正在浪漫，外國文學也正在浪漫。浪漫主義者有一種『現代的嗜好』，無論什麼東西凡是『現代的』就是好的。這種『現代狂』是由於『進步的觀念』而生，說來話長。中國戲所受外國影響，若確切些說，只是受外國近代文學的影響。所以新文學運動給我們中國文學陡然添了一個型類，叫做『散文劇』，舉凡一切藝術技術完全模倣外國。散文劇的勃興是受外國影響的結果，這是無可諱言的。但也不是可恥的。中國文學添設這一個型類，於中國文學無損。不過近來有許多浪漫主義者似乎以為『新戲』可以代替『舊戲』，同時他們自己還不曉得所謂『新戲』就是外國戲，這就欠妥了。戲劇無新舊可分，只有中外可辨。中國的『國劇』現在連根基還沒有重修起來，這是有待於將來的努力。

外國文學影響侵入中國之最顯著的象徵，無過於外國文學的翻譯。